

武進姚公鶴編

上海閒話

冊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姚公鶴編著
惲樹珏校訂

上海閒話

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閒話卷上

公鶴出示消暑筆記。所談皆滬上掌故。名曰上海閒話。讀之詫曰。此豈閒話哉。就吾所見。如上海指南。滬人寶鑑。及數十年來寓公雜記。涉滬事者夥矣。以歷史眼光觀之。猶以爲未足。今得公鶴此作。爲談滬事者另開一境。現在居滬者。固足引其興趣。經久亦且必傳。慇懃付刊。與海內共賞焉。心史識。

從政治上觀之。則上海爲外力侵入。手地。從物質上觀之。則上海又爲全國文明發軔地。卽以交通論。今者輪路縱橫。郵電徧國。試推原此事之導線。則上海實開其先。中國之有鐵路也。以淞滬爲最先。（自上海至吳淞。當時名吳淞鐵道。）其開車在光緒二年五月中旬。惟該路爲外人建築。中人少見。多怪。官民譁議。至九月初。卽由政府收買。又明年十月間。遂與拆卸。此中國開始辦理鐵路之歷史也。至電線設置。自光緒元年。總署奏准開辦。後迄光緒三年五月五日。上海電線成。

而第一次發電則由李文忠行轅中通電至製造局其電文爲行轅正午一刻六字官民視爲怪事不減鐵路之開車當時申報著有論說其主旨仍不免目爲奇技淫巧云由是光緒七年十一月通至天津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通至廣東而大東電報局亦於是年陽歷五月二十三號開始營業上海電報之開辦如是上海有鼠疫自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始虹口公和祥碼頭由工部局查出死鼠兩頭形狀頗異先時衛生處西醫已得有香港報告云南洋一帶發生鼠疫（鼠疫自印度蔓延至南洋羣島復由南洋攔入中國內地）及見所獲死鼠有異卽以藥水化驗果係疫鼠於是始下防疫之令此爲上海發現鼠疫之始

公共租界面積計共三萬三千餘畝俗所謂英租界美租界是也惟英界美界爲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以前之名稱至光緒二十五年西關泥城橋以西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迄引翔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并東西新關之地統名曰公共租界此租界名稱之沿革也中人士不察今仍稱蘇州

河以南洋涇浜以北爲英租界。蘇州河以北迤東爲美租界。泥城橋以西爲公共租界。或新租界。卽通人學士久居上海者。亦復以英美公共等名詞爲言。又何怪各日報本埠新聞欄之一仍其誤也。

上海著名之銅像。連新鑄之赫德像。凡四。南京路（卽大馬路）外灘之巴夏禮以英領事薦升駐京公使。於英人頗盡力。彼族之功人也。法租界公館馬路（卽法大馬路）總巡捕房門首之卜華德。以法水師提督助前清勤髮逆陣亡。蘇州南橋地方。此似爲前清平亂之功。臣惟法人所以鑄此銅像。則別有故。當太平軍薄附上海時。卜華德率領洋兵代清逆擊。政府因以小東門一帶地關法租界。以酬其勞。嗣卜華德出征離滬陣亡。法人追念開關法界之功。置像以表紀念。實亦彼族之功人也。此外則李公祠之李文忠像。二馬路外灘新建之赫德像。鑄像原因。人所共知。茲不贅。又宋教仁之被刺。彼黨擬於滬寧車站鑄像。以垂永久。議未定。而難作。今已中止矣。

銅像之外。又有石像。最著者。爲泥城橋西某馬房中。矗立之二翁仲。又馬霍路某西人宅中。亦有石像二。據滬人言。此石像。爲離滬十餘里某姓墳上物。由某西人出洋。四十二元。昇來上海。作爲裝飾品。以石像與銅像較。自公鶴觀之。不過物質上價值。有異于百年後。同爲一種礦質之建築物耳。

海通以後。外人來滬。經營租界。在當時。定議之初。並不名爲租界。不過中政府劃定一地。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故租界之租字。乃係租地之租字。移換而來自太阿倒持。此劃定界內一切統治權。漸漸放棄。於是外人始組織工部局。以管理市政。設巡捕房。以總持警政。而商埠之上海。乃成爲租界之上海矣。觀法大馬路名公館馬路。則以法領事署在此馬路中。而名。而當時領署。不自居衙署之列。可知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四馬路之巡捕房。稱老行大馬路之巡捕房。稱新行。行爲賣買交易之稱。謂則當時巡捕房。亦不列於衙署矣。撫今追昔。孰爲爲之。可慨已。

租界之租字本由租地之租字影射而成。譬之我准外人於此地寄居（蓋華洋雜居之制至今尚未通過也）外人卽視此地爲彼有彼之侵佔我之放棄前已言之矣。今洋文之公共租界爲公共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然我中國人則仍夢夢也。辛亥九月上海光復工部局發貼告示卽大書特書曰各國駐滬公地則悍然將租字剔去矣。今則卽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云云與天津人力車夫（卽東洋車夫）所稱之法國地英國地等稱謂同一自甘奴隸之口脛。此事始則我國僅認彼於某地界內有租住之權而彼則強名之曰租界。今則我欲名之曰租界而彼且駸駸焉名之曰彼之公地及彼之市鄉矣。傳所謂得寸進尺罕譬誠無逾於此者。不知政府亦稍稍顧慮及之否。

拳匪叛亂之先頑固派用事北京編募禁衛軍名曰虎神營命名頗異有知其事者謂羊（解作洋字）畏虎鬼畏神卽寓排外之意。蓋當時名洋人爲洋鬼子或稱爲夷人內地一律如是獨上海則婦孺老少在昔迄今均稱外人爲外國人此非

上海較內地爲文明也。接近且與外人有關係。故不敢不稍存體面耳。又上海外人勢力以英法美德爲最鉅。故居留人除日本外亦以四國爲最多。惟滬人之稱四國人亦復各別。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係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是）中下社會卽不知所對。蓋此事各有其歷史上之緣因。今已不盡可考。惟花旗之稱則當時以與英人語言文字種族一一相同。無他標異。故以國旗名其人。此語聞之余兄安甫先生而安甫又聞之某行轅中之洋顧問也。租界各馬路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中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在法租界者大率以該國著名人物命名（以該國駐滬領事爲多。檢法國駐滬領事表可見）而中國人對於兩租界之馬路亦各名有中國之名。如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中國名之曰大馬路。法租界之公館馬路中國名之曰法大馬路。此等不勝屈指

惟彼之命名。由於人爲。我則並未命名。偶沿有慣稱而已。故數年前新築之路。若愛爾近路。若卡德路等。則已無中國之名矣。此事雖小。頗與同化被同化之實例。可相參究。吁可畏已。

左道惑衆。中國向有例禁。泰西各國崇奉一神教（卽天主或耶穌是設一神教與中國之多神教異）入主出奴持之尤堅。乃於租界中開設之陰差看病及徐先生保安等店工部局獨准其作爲一種營業。不加取締。頗以爲疑。前歲偶晤某西博士。據言西人初來滬上時。見中國教宗紛雜。疑此等覲祝咀咒之術。乃爲中國宗教應有之支派。因放任以迄今。茲今雖西人亦有知之者。然相沿既久。且增進民智。破除迷信。無預外人事。故寧守獄市無擾之宗旨。一任其自由營業云。南方大字有二讀而疊在一句中。作二讀者。則惟大英大馬路大英之大字。讀如字大馬路之大字。讀音此滬上人所共知。共讀而鮮得其解者也。公鶴以爲大英係名詞。凡名詞之大字如大蒜大菜等大字均讀如字大馬路之大字爲形容。

字。凡形容字之。大字均讀惰音。例如大人先生之大人。與大人小孩之大人。一爲名詞。一爲形容字。而讀異者。可類推也。（大人先生之大人。南中傭僕。今亦有讀作惰音者。然粗人耳。文人學子。則均讀如字也。）惟大馬路。則今亦已成爲名詞。要其始。則與二三四五六馬路。爲對待名詞。而該路又較爲寬闊。則固完全形容字也。

租界馬路。外人悉以中國地名名之。（已見前）偶見某寓公筆記。以爲卽此。便係外人意圖佔我土地之先兆。此單方臆度之詞。亦最易挑動中外之惡感。公鶴嘗以外人命名之故。歷詢之。中西人之老於滬事者。據西人某教士言。此不過爲中外人便於記憶。無他用意。可言據友人蔣子嚴言（蔣有學問。且長於滬上掌故）則各馬路以南京路命名爲最先。緣上海開埠。係根據道光念二年江寧條約。江寧外人均稱爲南京。以租界中居中最寬大之馬路。名之以初次定約地之南京。於外人紀念之意。頗符此端。旣開於是後。馬路名曰北京路。二三四五馬路。亦各

以中國地名名之而全國著名地方徧於租界一隅矣。公共租界中東西馬路之最長者以華德路爲首指南北馬路之最長者以四川路爲首指而最短之路且在極熱鬧地方滬上人每忽焉者則棋盤街（卽山西路）中段向東之泗涇路是也此路東西不過三四百尺爲公共租界中最短之馬路。

公共租界中馬路之最講究者以蘇州河向南之四川路及南京路爲最以全路均用鐵梨木平鋪也而養路之設備則尤以南京路爲最完全見有中途容與身著紅布馬褂手操箕帚以從事打掃者則該路之清道夫也惟問該清道夫何以身著紅衣則此事殊有中西歷史上異同之研究赭衣爲罪人服中國古制如是故蘇常間俗諺猶有穿紅衣出西門之語穿紅衣爲犯罪之代名詞出西門係充軍之代名詞（蘇常處全國之東偏故犯重罪之充軍必稱出西門也）則紅衣之在中國其作用可知矣外國則不然顏色中以黑色爲下乘因其不能再加別色

於黑色之上也。以白色爲上乘。因白爲原質。未受各色之沾染也。從科學的推論。原自不謬。至紅色一類。則每藉以表示法律之作用。幼時在蘇州闔門馬路見新造之巡捕房。係紅色磚牆。私間之人則云。此係表示特別之意。惟公鶴當時更疑。僅僅爲表示特別計。則顏色之可用者。尙多。何獨取此紅色。及來滬上。見海關中所用之各種車輛。亦均紅色。詢之個中人。以爲此係歷史上表示法律的歷用之色。猶中國以黃色牆屋及器具爲至尊之用。各有其歷史上之習慣也。及今考之。則知此清道夫之身著紅衣。猶表示法律之標識而已。故該清道夫在馬路中間。凡行道之車馬。苟非萬不可避之處。則必遶道以避之。此事雖小。而外人尊重法律之意。寓焉矣。

上海大白鳴鐘之著名。除徐家匯董家渡兩鐘外。其在繁盛地方者。有三。四馬路外灘海關自鳴鐘。一跑馬廳西首自鳴鐘。二法租界大馬路巡捕房自鳴鐘。三此三鐘以海關時計爲最準。而以法大馬路之鐘爲最著名。蓋今已稱該捕房爲大

自鳴鐘巡捕房卽此可見其名之著

外人經營上海租界英人先至乎法人先至乎此在稍知中西國際歷史者當無不以英人爲最先至者蓋當道光十九年鴉片開戰之前在乾隆時有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英人名比谷者曾來上海察看形勢至道光十二年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以廣東禁止開艙（此係另一事非道光十九年因鴉片而禁止開艙者）便道北航至上海亦極稱爲通商善地此爲鴉片開戰前英人垂涎上海之始及白門訂約五口開埠其時則道光二年八月也其關係則中英兩國間也至道光廿四年法人美人繼英而起要求按照英約訂結中法黃埔約中美望廈約此爲法美兩國後至上海之證蓋中英之訂約既先於中法中美則英人之來上海自必先於法美無疑矣乃載籍雖如是云云而上海中下社會則偏謂法人之來先於英人且謂法人先來故法租界得沿上海城而爲之英人後來故另闢地於洋涇浜之北明知此等俗說之必不可信然除載籍所記外則亦無他反證足以

證明之。蓋中國向以夜郎自大。在中外初交通時。對於外國人。固一例目之爲夷狄。孰英孰法。未見何等之識別。此則先至後至之別。無其他記載可詳考也。

租界管理權。既全入外人之手。於是界內稅捐。亦悉由工部局主管收支。自爲支配。其稅項名目。徵收方法。支出報告。均登入工部局所辦之星期報中。本埠時事新報。前以上海租界財政關係滬市。因就該報譯成漢文。分日登之。社論中並入時事彙報。俾究心滬事者有所考云。

公共租界有三處。地方不受工部局巡捕房之管轄。並不納各項捐稅者。一鐵馬路橋北之天后宮前。清出使大臣行轅。并出使文報局辦公處也。二北浙江路之會審公廨。我國駐在租界中之司法衙門也。三洋務局查洋務局爲前清上海道設在租界中之辦公機關。凡審理華洋上訴事件及中外國際交往均藉該局爲之以滬道署設在城內。交通殊不便利也。惟洋務局原址本在新開路。今靜安寺路道尹署之洋務局。乃假某紳之房屋爲之。然該局雖係民產。既經假作。

公署卽亦不納租界各項稅捐。該署大門之內正廳之前有小河一道。從天井中橫穿而過。據該署中人言。小河以南（該屋南向而小河則自西向東橫穿而過）巡捕房有管轄之權。小河以北則完全外人無權過問云。

上列天后宮會審公廨洋務局三處。謔者目爲租界中之治外法權地。惟天后宮以巡捕房無權管理。凡租界中售賣食物之小販。每羣集於此。既不負納捐之義務。且不受捕房之取締也。去夏捕房以該地售賣種種生冷不潔之食物。有礙界內衛生。屢思越俎干涉此事。在捕房固別有用意。而我國售賣食物之有妨衛生亦屬授人以隙。則天后宮之治外法權尙望當局者有以維持之。

會審公廨自前清同治七年會訂會審章程十條後。該廨固完全爲我國自有之官衙。乃自歷任會審官放棄主權（按會審官爲完全司法官性質。而當局必以習洋文者充選。其意以爲便與外人直接也。不知來廨會審之洋官尊之曰副領事。實則均繙譯官耳。彼固習於華文華語者。何勞我另派習洋文之會審官以遷

就之乎。且公共租界早堂捕房解案之會審西官。計英德美三國。則會審中官且必通英德文字而後可。試思今日熟悉英德文字而并嫻日系法律者何人。其晚堂華洋訴訟案來廨會審者且十餘國。則會審官且必通全球文字矣。徒令當事之華人。於法庭上不聞中國語言。專便外國律師及西捕等耳。此亦歷任喪權之一原因。聞今日政府收回公廨。尙擬妙選通外國語文者充任。則亦不知其命意何在矣。及辛亥革命全權悉入外人之手。則此項治外法權地。已不啻爲外人迴翔地矣。而混合裁判之足以辱國。更可勿論。收回報紙之喧傳。非一日。究不知實行在何時耳。

此外聞之王襄謙崧生言。貴州路角之壽聖庵。向亦不繳巡捕捐。又有人云。大馬路之虹廟。亦不繳捐。惟公鶴詢之上海總商會中人言。總商會今卽設在天后宮後進。凡不納捕房稅捐之房屋。門首不釘門牌。今壽聖庵及虹廟均有門牌。高釘門首。則所云不納捐者。恐未必信。

猶憶昔年在某機關辦公。有一稔友於其寓中設席。柬招柬書。某馬路某里第二十三號半。敝寓候駕云云。門牌號碼忽有半數。當時頗以爲戲。已蓋上海無賴子另有一種油滑乏味之戲語。如七馬路第半號十三點鐘五刻六十一分候光等語。公鶴亦一例視之而已。及屆時着人來邀。至赴宴時細閱其門首之門牌。則果不謬詢之同人。則以爲上海本有此半數之門牌。但不知究係何因耳。

上海自開闢租界後。地價大漲。而地皮之糾葛亦愈盛。沿浦灘仁記路之某隙地。畝餘泥城橋西。慣作馬戲場之大隙地。訟案數十年未結。此其最著者矣。此外零星地畝。業主無權過問。一任地販從中簸弄。負納稅之義務。而不得享使用之權利者。全租界中尙不知若干。而尤爲奇突不可究詰者。則跑馬場內尙有各業戶零星地畝。是也。查跑馬場爲一種營業公司性質。當該場開闢之始。公司中收買各地間有一二倔強不肯出售。或祖宗坟墓所在不願脫售之各戶。介於其間。該公司無法就各戶不肯出賣之地。四面包圍。務使該地無進出之路。今者從跑馬